

一件蓝布衫

王华英

九十四岁的花奶奶老得只剩了大片大片的回忆，那些陈年往事如同光柱里的尘埃纷纷扬扬，蠢蠢欲动。花奶奶瘦着没有一颗牙齿的嘴巴对着来人，对着阳光，对着空气，对着嘈杂或沉寂兀自张合着，将那些酸甜苦辣的过往抽丝剥茧一般一根根梳理出来，拍打拍打岁月烟尘，再一圈圈缠绕回去，絮絮叨叨，乐此不疲。

花奶奶的听众少之又少，谁来到来跟前，她都绝不轻易放过，敞开话匣子，陈谷子烂芝麻，翻箱倒柜地唠叨。

为了一件蓝布衫，你山根奶奶差点上自己的命。

蓝布衫的故事我已耳熟能详。

生在喜气洋洋的山根奶奶年轻时候生得水灵灵、鲜嫩嫩，花红叶绿、婀娜多姿，高高的个头儿，两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在背后摇曳生姿，怎奈出身不好，不得已，下嫁给家徒四壁的山根爷爷。在贫瘠的泥道里挣扎的山根奶奶如明珠暗投，骨子里倔强的心性却无论如何都磨灭不了。吃穿不保，在穷窝里摸爬滚打两三年，别的女人早就花容失色、面目全非，山根奶奶却磨掉了几分羞怯与娇弱，增添了少许干练豁达之外，依旧青枝绿叶、清爽宜人。

这年，山根奶奶家侄子娶媳妇，山根奶奶得去娘家走亲戚。那时候人们都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这些补丁在肩膀、胳膊肘、屁股、膝盖等部位被手巧的媳妇缝补得有模有样。但再有模有样，走亲戚穿也很是掉价。于是，在那时的农村，形成了走亲戚借衣服的惯例。村里总归有做点小买卖，或者男人吃公家饭的，这些家庭相对富裕些，这

些家庭的女人便有了星星点点要美的资本——油盐酱醋之外扯上三尺布，给自己做件蓝布衫，放在箱底，逢到走娘家、串亲戚等隆重场合穿。这样的人家一个村里也就有数的几个。这几户人家都故驻在很多村妇的心里，每到走亲戚都要借衣服时，就翻着手指头算算谁的衣服更新一点——即使是压箱底的“新”衣服也是不怎么新的，只是置办了便事之高调，只在紧要时候穿穿而已。当然，也要掂量掂量关系的亲疏以及个人的脾性。关系如果不怎么亲密，即使上门使脸色也会无功而返。还有的人家虽然较为殷实，衣服也崭新，但是为人苛刻，不易外借，人们也不会无故去吃闭门羹。

虽然山根爷爷一再说，就是走个亲戚，吃个饭，穿啥还不一样。山根奶奶却执拗要去借件新衣服挡挡脸。盘算来，福生媳妇人厚道，和自己身量差不多，而且她的衣服也较其它的新，于是咬咬牙将五个鸡蛋用大襟兜完了去福生家借衣服。

那时候一件压箱底的蓝布衫就是一个女人的全部家当，所有的脸面、身份都汇集在上面，所以自己平时舍不得穿，当然也会不得外借，只不过碍于乡邻的情面不好拒绝，于是便会在借出之前反复念叨，谁谁谁借了衣服，给弄上一块油渍，无论如何都清洗不去了，下次绝对不会再借给她云云。言外之意，要万分爱惜，完璧归赵。山根奶奶当然是诺诺称是，一再保证。

人们总说无巧不成书，事儿好像都赶着这句话来了。山根奶奶千小心万小心，坐席的时候，一个亲戚的孩子看到平素里难得见到的革履饭盒一般，时之所重即为贵，这些在当时已

将一盒菜硬生生扣到山根奶奶身上。山根奶奶当时就傻了，脑子一片空白，也顾不得吃饭了，赶紧找件娘的补丁褂子换上，将那件借来的蓝布衫捏到手里。当然，无论如何都清洗不去了。结果可想而知，福生媳妇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这片油渍的，不得已，山根奶奶忍痛将攒了好几个月的鸡蛋卖掉，方才抵了蓝布衫的钱。山根奶奶也因此道到了山根爷爷的一顿暴揍，接下来好几个月也将是少盐少油的日子。生性倔强的山根奶奶一气之下投向了村内的一眼井，幸亏有人挑水刚好碰到，才将刚刚跳下去的山根奶奶救上来。花奶奶接连几天去山根奶奶家劝说，山根奶奶才打消了寻死觅活的念头。

“有了那件事，你山根奶奶好像种下了病根，买衣服上瘾。以前没钱没办法，现在有钱了，看到相中的衣服就买，家里衣服都堆成了山。”花奶奶一边说，一边用老树皮一般的手攀着身上的新衣服。

“喏，婆婆，后街你大姑给我买的。”花奶奶将挂面、雪饼等一大堆零食推到我跟前。“这些东西都到以前都想没处去想啊！”我知道有关盒（方言读huò）子的话题又被扯出。

所谓“盒子”，就是走亲戚时的伴手礼。盒子的内容如同人类的演变一般，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

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候走亲戚的盒子一般就是二斤馍馍、二斤挂面或二斤油条。过年的時候将自家蒸的馒头、包子之类挑出几个周正的、面相好看的，放在手提篮里，盖上一块干净的毛巾或笼布。时之所重即为贵，这些在当时已

经是很像样的礼品了。那时大饥荒的阴影尚且笼罩在老一辈人们的心头，吃饱还是人们日夜操劳的终极目标，人们平时的吃食是玉米面窝头，馒头、包子这些东西还很是稀罕，平时难得吃上。

土地承包到户，吃饱的问题基本解决了。粮国有余粮，兜里有余钱。人们的生活水平渐渐提高。水涨船高，村里走亲戚能像模像样地买两包点心、饼干了，当然也仅限于走亲戚使用，平时绝对没有这样的口福，除非病了或者行将大限。一包点心常常是闺女送到娘家，娘家送给姑家，姑家送到婆家，转一圈又回来了。有的甚至转到变成了，还在一圈一圈地转。一圈圈转下来，原本方方正正的点心变得圆滑、棱角全无，走亲戚实在拿不出手了，当家的老太太才万分心疼地拿出来，分给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吃，那一刻真是人生幸福的巅峰时刻。

“你秋生奶奶临走（临死）的时候想吃块点心，到了没吃过。穷日子过够了，非扔了一大家子去跳井，没有福气啊，活到现在，不是想吃啥买啥，想吃啥有啥。楼房、汽车，村里一样不少，这样的日子真是好上天了呢。”花奶奶将一块桃酥放到嘴里，有滋有味地吃着。

晃晃的夕阳铺级一起铺落下来。花奶奶皱皱的皮肤黑黄黑黄的，驮着一身疲惫在崎岖的颤音上，阳光晃晃照上去，像一块干涸了很久很久的土地，了无生机。两颗浑浊的眼睛已失却了灵性与光辉，混沌迷蒙如爬满雾水的毛玻璃，这朦胧深处，我却看到了一种隐隐的光芒。

每到春天，母亲就便会笑着来一句口头禅：“青草发芽了，饿不死人了。”我们听了就会偷笑一番。

母亲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生的人，经历过战争和灾荒，好像她最怕的就是挨饿了。她说曾经吃过槐花、柳花、榆钱、榆树叶、榆树皮和野菜团子等准以下咽的食物。当时，很多人都吃得水肿了。村里饿死的人都不好找人抬，因为活着的人已经饿得抬不动死人了。次年年月，人们都被饿倒了，活过来的就是命大福大的了。直到今天，她还经常说：“俺从没敢想，还能活到今天，还能过上吃喝不愁、穿好住好的日子，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啊！”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不是党员，但是这部电影却是她的心里话。

我是七〇后，母亲说过，那时候已经有了哥哥姐姐，爷爷奶奶去世的早，姐姐寄放在姥姥家；本来都不想生我了，可是我又偏来到世上。既来之，则安之，母亲在困难的年代把我养活。白天，母亲去队里干活，把我锁在屋子里。直到我一周岁会跑了，就跟着比我大三岁的哥哥玩了。记得小时候，土地承包责任制还没有实行，村里人大都过着拮据的日子。农忙时，大人们天天去生产队地里干农活，收秋之后还要“上快”，就是挖沟调壕，以备来年春灌。大人们天天忙着在生产队干农活，一年到头，粮食依然不够吃，柴火不够烧。平时没有青菜吃，到了冬天才能分到数量有限的萝卜和大白菜。春天来了，大地复苏，田野里嫩绿的野菜密密麻麻。每当放学回家，我就和小伙伴们去挖野菜。有的野菜可以当蔬菜吃，比如曲曲菜可以蘸酱吃，蒲公英、苦菜和灰灰菜都可以熬汤喝，马齿苋可以蒸熟拌蒜吃，车前子叶可以焯水后凉拌吃，麦黄菜可以煮粥。一大包袱野菜，挑选出吃的以后，其余全部犒劳“猪八戒”了。当时人们吃的是地瓜或者黑黢黢的地瓜面窝窝头。没有电费，人们都起早贪黑地去村里公用的碾子推碾，把白乎乎的地瓜干子压成面子。几乎每家都养着一窝鸡，一头猪；在河边附近的还养着一群鸭子或者鹅。有的还养着看家狗，狗是鸡鸭鹅的保护神，专门对付偷吃家禽的黄鼠狼。平时人们把鸡鸭下的蛋积攒起来卖掉，给孩子们换作作业本、石笔和铅笔等文具。秋天树叶落了，小伙伴们放学后就拿起耙子和包袱去搂树叶当柴火烧。年末家家再卖一头猪，留作一年的花销用度。当时的孩子们也懂事，天天吃着窝窝头，就着腌制的白萝卜瓜子、白菜帮子、虾酱、辣椒酱或者野菜等，基本吃不上什么油水，都面黄肌瘦的。偶尔病了才能用能用金贵的麦子兑换一个馒头吃，算是改善生活。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开荤，生产队上杀几头猪，按照工分分给每户几斤猪肉。那时候分肉是排队挨号的，长长的队伍，每人手里端着一个盆子站在

风雪地里，依然美滋滋地等着，激动又喜悦。

到了1983年，土地承包到户，这样就彻底调动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都干劲十足。人们把有机肥拼命往地里撒，庄稼拼命地疯长。村里有几个勤快的老头，常年五月背着背筐去路上拾粪。秋后粮棉大丰收，人们脸上都笑开了花。人们日子富裕的根吃，有足够的柴烧，有宽裕的钱花，有暖和的新衣裳。除去上交国家的公粮，农庄基本都把粮食装满缸。大多数棉花卖给国家的棉花站，变成一沓子一沓子的现钱，还能分到好多香喷喷的棉籽油。这下可好了，原先吃油用油瓶子、小嘴瓷油罐子，现在是满满的几大袋子。家家户户可以炸油条、炸油饼，放心大胆地吃了。一小部分棉花用压花机弹出洁白如雪的棉絮，可以做被子和棉衣，也可以纺线织布。同时还有了自家的小菜园，瓜果蔬菜，样样齐全。人们吃饱了，身上暖起来，心里美起来。积攒了几年的钱，便开始盖新房了。我家也是，连续盖了三间房子。原先墙倒屋塌的老村子，新房子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农村鲜活起来，家家户户都养了耕牛，耕牛哞哞叫，庄稼茂盛，炊烟袅袅，鸡犬相闻。从此，我发现母亲的笑容多了起来。

生活好了，我们那一代孩子也都长大了，大多数纷纷离开了家乡。有的上大学在外地就业，有的学了技术在外地打工，有的经商等等，大多数年轻人走出了农村，已经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城里人。农村不仅唱上了甘甜的黄河自来水，不用再去深水井挑水，还新添了公用的几台饮水机。多愁，就像风筝线，时常召唤着我们常回家看看。如今回去，离不开乡村的美丽惊艳。绿树掩映中，一排排宽敞明亮的新房子，一个个美丽整洁的庭院，一家家红漆吉祥的大门，一条条笔直的柏油街道，还有健身器材齐全的健身广场，几台崭新的饮水机，设置有序的绿色垃圾箱，还有穿着橘黄马甲的环卫工人，更有一辆辆漂亮的小轿车停放在很多人家的大门前。村里的父老乡亲们都堆不住内心的欢喜，脸上满是笑容。此时，真不敢相信，这是我的故乡吗？怎么变化这么大、这么快啊？

推开家门，发现母亲已经从屋子里笑着走出来。虽然她头发花白，走路蹒跚，但是，她满脸的笑容却依然灿烂和慈祥。她曾经告诉过我：“苦菜花的根儿再苦，也要开放出像甜菜花一样金黄的花朵。只有这样，才不会辜负大地的恩情和太阳的温暖。”母亲的话虽然朴实，但非常有哲理。她时常告诫我们：“要记住党的好，始终跟党走。”听着母亲的话，感觉暖暖的。

这些年，中国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农村，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母亲的微笑和话语早就告诉了我答案。虽然不是党员，但是我坚信，祖国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这些年

曹方针

风雪地里，依然美滋滋地等着，激动又喜悦。

到了1983年，土地承包到户，这样就彻底调动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都干劲十足。人们把有机肥拼命往地里撒，庄稼拼命地疯长。村里有几个勤快的老头，常年五月背着背筐去路上拾粪。秋后粮棉大丰收，人们脸上都笑开了花。人们日子富裕的根吃，有足够的柴烧，有宽裕的钱花，有暖和的新衣裳。除去上交国家的公粮，农庄基本都把粮食装满缸。

大多数棉花卖给国家的棉花站，变成一沓子一沓子的现钱，还能分到好多香喷喷的棉籽油。这下可好了，原先吃油用油瓶子、小嘴瓷油罐子，现在是满满的几大袋子。家家户户可以炸油条、炸油饼，放心大胆地吃了。一小部分棉花用压花机弹出洁白如雪的棉絮，可以做被子和棉衣，也可以纺线织布。同时还有了自家的小菜园，瓜果蔬菜，样样齐全。人们吃饱了，身上暖起来，心里美起来。积攒了几年的钱，便开始盖新房了。我家也是，连续盖了三间房子。原先墙倒屋塌的老村子，新房子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农村鲜活起来，家家户户都养了耕牛，耕牛哞哞叫，庄稼茂盛，炊烟袅袅，鸡犬相闻。从此，我发现母亲的笑容多了起来。

生活好了，我们那一代孩子也都长大了，大多数纷纷离开了家乡。有的上大学在外地就业，有的学了技术在外地打工，有的经商等等，大多数年轻人走出了农村，已经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城里人。农村不仅唱上了甘甜的黄河自来水，不用再去深水井挑水，还新添了公用的几台饮水机。多愁，就像风筝线，时常召唤着我们常回家看看。如今回去，离不开乡村的美丽惊艳。绿树掩映中，一排排宽敞明亮的新房子，一个个美丽整洁的庭院，一家家红漆吉祥的大门，一条条笔直的柏油街道，还有健身器材齐全的健身广场，几台崭新的饮水机，设置有序的绿色垃圾箱，还有穿着橘黄马甲的环卫工人，更有一辆辆漂亮的小轿车停放在很多人家的大门前。村里的父老乡亲们都堆不住内心的欢喜，脸上满是笑容。此时，真不敢相信，这是我的故乡吗？怎么变化这么大、这么快啊？

推开家门，发现母亲已经从屋子里笑着走出来。虽然她头发花白，走路蹒跚，但是，她满脸的笑容却依然灿烂和慈祥。她曾经告诉过我：“苦菜花的根儿再苦，也要开放出像甜菜花一样金黄的花朵。只有这样，才不会辜负大地的恩情和太阳的温暖。”母亲的话虽然朴实，但非常有哲理。她时常告诫我们：“要记住党的好，始终跟党走。”听着母亲的话，感觉暖暖的。

这些年，中国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农村，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母亲的微笑和话语早就告诉了我答案。虽然不是党员，但是我坚信，祖国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麦穗

马爱忠

六月，麦子熟了
麦芒如针，探向空中
阳光晒着金色的麦穗
一只瓢虫飞起，两只瓢虫落在麦穗上
我站在田间，犹如置身在金色的海洋
任凭风吹动着麦穗
流云北归，炊烟绕进深处在过池塘，芦苇丛里小鸟叽喳

六月，麦子熟了
麦粒饱满，粒粒如玉
曾几何时，在田间地头捡拾一棵棵麦穗
燕子低飞，晚霞没入麦穗下
流年时光，半村明月守回忆
我站在窗前，看满空白云铺压低人间

六月，麦子熟了
麦穗是希望，是半生的梦想
麦穗是深邃的灵石
牧童的笛音，晨曦里的鸟语
花香
唯有拥有了麦穗，才可以在

烟雨之后踏实安然
六月，麦子熟了
朝夕一纸，石榴花和月季开在路边
好久没有触摸麦穗了，麦穗的香是一种和鸣的味道
麦芒如针，刺向时空
麦穗是童年的摇篮，
麦穗是青年飞舞的蝴蝶，
麦穗是门前树林路上的萤火虫
我家小院和后院，
不管何时，
总会留有麦穗的归处

此时，虽有流云随风
一只小鸟踏上树枝，
一个孩子跑进梯道，
一个老人在后面追着喊孩子的乳名
小鸟像季节的花
孩子像从小村芦苇中爬出的太阳
老人恰恰像那六月的麦穗



心中的旗帜

程连华

我心中的旗帜
从南湖的小船上升起
随风飘扬
穿过漫漫黑夜
一路闪耀着希望的光芒
那被红光映红的信仰
让多少人举起了坚决的拳头
那面红色的旗帜

飘扬在井冈山
闪耀在雪山草地
飘扬在陕北的窑洞
飘扬在天安门广场
你是十四亿人心中的旗帜
不忘初心 跨进新时代
紧跟那面旗帜
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人生因梦想而精彩

冯志兰

儿子马上要结婚了，我要当婆婆了，除了定做窗帘、被褥，购买烟酒茶，就是网上浏览购拉花、红蜡烛等婚庆用品，我忙碌着，兴奋着，幸福着。

随着各种准备工作有序进行，有两件事我们夫妻有了分歧：一是婚庆公司的三个婚礼仪式方案中，先生选择了花钱较多的第二个，我则选了花钱最少的第一个；二是先生要在婚礼仪式上讲话，讲话也就罢了，题目竟然是《人生因梦想而精彩》。

我们夫妻争论起来，我的观点是，孩子用的东西应该质量好，但婚礼仪式只是个形式，没必要把钱浪费在这上面。先生说，咱结婚时一张照片都没说有啊，更不要说视频了。听着他不无遗憾的话，我思绪的小船搁浅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那是1988年农历3月，已成为教师的我准备结婚。照了二寸的黑白照片，贴在结婚证上，那时根本没听说过婚纱照。当时准新郎还在曲师大离职上学，按规定还不能分到乡里的房子。我们只买了一张写字台放在婆家，一些日常必须品只能去购置。那时乡镇的购物渠道只有集市和供销社，想买时髦的衣物，就要到县城。我一个人坐公交车来到城里，在外面的商场看中了一件红色开衫小毛衣，袖口、领口和下摆各一道黑边，鲜艳又不失端庄，价格是23元，当时觉得简直是天价！上午没舍得，下午终于下了决心：一辈子就结

这一次婚，豁出去了，买！

金银首饰直接不敢想，学校收发报的大姐告诉我，买副玻璃的豆笠戴上，准保好看。我花了两块多钱买了，你俩都是吃公家饭的，工资也比以前高，咱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只要你们好好工作，安心过日子，准保比我们这一辈享福了！”

听了母亲的话，想象着他们那一代结婚的尴尬和无奈，回想这些年我们家的发展变化，我释然了，高高兴兴等着做新娘。

结婚那天，书记把乡里刚买的双排座汽车派给我们当婚车，这在当时是非常时髦，非常拉风的。

迎亲的路上，我和先生坐在汽车前面，后面是被褥和敲锣打鼓的人。路旁杨柳嫩绿，小麦碧绿，梨花雪白，红豆大小的苹果花蕾在绿叶中更加鲜艳悦目。录音机里欢快的乐曲飘荡在上空，自由飞翔的鸟儿叽叽喳喳唱着歌。

婚宴前的仪式叫上拜，新郎新娘站在喜堂前，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围在他们左右，手里拿着祝贺，或几元钱、或床单被面，等司仪叫到自己的名字就赶快过去，司仪接过来说大话吃喝“李家村他姑王块”“王家鸿他姨三块”，然后交给记账的记上。新郎新娘鞠躬致谢。这是婚礼的高潮，最热闹，也是人们最盼望的时刻。

直到婚后是假，我去他们学校才照了几张合影。若干年后，能拍婚纱照了，我们在婚纱、珍珠婚，去照相馆拍了生活照，配上精美的大相框，挂在了墙上。

最后，母亲对我说：“你的两个姐

现场呢。”

先生被我气乐了，“你看我的稿子了吗？就反对，你怎么就知道我像中国梦的演讲比赛呢？”我边走边说，我还空着看你那些东西，我得抓紧准备婚礼上用的红包了。

我说服不了先生，便找接兵。我给儿子打电话，让他劝劝：“你爸爸在那样的场合讲人生，讲梦想，这不神经病吗，叫人家笑话咱全家呀！”儿子说：“咱家花钱，咱家办婚礼，爸爸愿意讲就讲呗，怕谁笑话呀？再说，这是正能量，主旋律啊，与党的中国梦契合啊，我们都是党员，就应该这样讲啊！”

气得我骂儿子，臭小子，你就起哄吧。

婚纱照是现在婚礼的重头戏，即使农村的年轻人也大都去外地实景拍摄，顺便旅游，新郎要花费近万元。儿子儿媳在青岛，海边是拍婚纱照的首选，而后他们带领摄影师去他们的校园拍了不同风格的照片。

儿媳娘家和我们是临县，不过40公里的路程。结婚前一天，儿媳造了红色宝马跑车做婚车，后面几辆都是黑色的奥迪，摄像人员用的是外甥的凯迪拉克。婚礼仪式前看快剪，当大屏幕上出现儿媳穿戴完毕走出家门